

塞上系列之

塞上飞霜

上



远方出版社



东2A-5

00568

55

1

公孫千羽全集之

塞上飞霜

上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戈 弋

封面设计:刘 念

塞上系列之

塞上飞霜

公孙千羽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:27 字数:490千 插页1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5-466-6/I·193

定价:28.80

内容提要

“茹毛饮血时，至今大不同，
世事如一枰，奕者求一胜，
万民大槐下，蝼蚁尚求生，
胡骑连纵横，乾坤何日宁，
武德今不彰，英雄远功名，
楚汉奋争者，其因反秦政，
太公离渭水，后世话周公，
离乱千家哭，仙佛耳边风，
斯世有为者，忍心无动衷，
当得圣人出，只手抚太平。”

目 录

第一章 五马分尸尸自碎.....	1
第二章 首途长安义勇为	37
第三章 一战歼敌战北归	75
第四章 万里救美情缠绵.....	115
第五章 奇异神妙之煞谷.....	154
第六章 来雁湖畔鸳鸯对.....	189

第一章 五马分尸尸自碎

杨士麟在柴原“六盘门”、“不倒翁”朱儒家中，夜饮联话！
酒饮得差不多了！两人都醺醺然醉矣！

“不倒翁”借酒浇愁，对这名得意门人，倾吐些一生心结！

也是，他们“六盘山樵”门户中的秘闻史实，有话古传宗之意！

杨士麟被封为少门主，总应该知道些自己门户中的历史渊源——不然这少门主干了也实在有些羞颜了！

当谈到国事时“不倒翁”则发表宏论，豪气风发自许心在民族，虽然没人承认他干了些什么大事！

但，他实是镇慑住了西夏国不敢发动大军，盲目向东发展！

来肆意的攻城掠地！令汉人遭受到极大的涂炭！

其办法是以“大刺客”的手段，出其不意，斩其首脑数人，其害立解！

他不相信，他们失掉了主战派的首领，还能发挥出多大能为来！

我们可以由历史上得到证明！

每当一个朝代即一个组合，当其兴也，乃取决于一二入

***** 塞上飞霜 *****

或三五人之手！

当其亡也，更是亡灭于一二人之手！

其兴也，不会是朝兴暮成！其亡也，其来有兹！

由渐变而成“突变”！

人们只看见其突变的现象，而忽略了渐变的存在！

渐变是政治作为，突变是军事行动！

将变之际，慢的得三代两代始或克微显端倪，快的也要二三十年！

成败是维系在一两人的手中，由他日理万机，做成明智的抉择！错了，便是乱臣贼子，昏庸无能之主！

对了，即是尊帝称王，启聪天授——成其伟业，光耀一代！

国之将亡即政治失调，人民心志颓丧，各有意见——形成气候——朝中朝外形成一股唯唯诺诺之风，哗众取宠之事，大家争做！

挨骂吃苦之事人人逃避！久日天长，非理是理，令有心人也扭转不过大局！

所谓，昏君奸臣那只是后人的说法，在当时也是慈君，能相也！

北宋徽宗帝治国二十五年，手掌大权二五年，他对北宋王朝之盛衰，应负完全责任！不应推给他的父兄，说是：

“我寡人接手之时，已不可收拾了也！”

塞上飞霜

杨士麟“边关守将”之后，便是在这安定繁华，文物鼎盛，富豪群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！

而北边的敌人“辽国”，锐气已衰，已不能构成对宋国的威胁！而西边的敌人“西夏”也无雄君名将立意侵边！南方“南诏”，离汴梁太遥远了！

他们只有些小动作扰扰边境，不足成为大患！

自古以来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，便是北帝南臣，由北向南挥鞭而下！

没有那一个人敢逆江而上，或者，由南而北，一匡天下，长治久安！

也许有人会昙花一显！不旋踵即烟消灰灭！已成陈迹！在历史的系统上连个名姓也挂不上！

他们老少两人酒后隐隐直觉到，国家将变，大夏之将倾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地处荒郊，消息不灵通也！

杨士麟虽然喝得不多，但这酒乃家藏陈酿，后劲甚足！令他吃不消！

便起身向老门主告辞，不能再陪他老人家豪饮了！

他是服食过天地之精英“九茎灵芝”的人！

早年无意得之，已背上“菜人”之号！令他时时处在心惊胆跳之中！

“菜人”也！

这名词很文雅，但股子里却是个人人想吃他为“佳肴”。

***** 塞上飞霜 *****

希望達到他，能连骨带肉的将他吃下肚去！补补自己！

不论人家用了什么方法，总之，他是一块活的香肉便是了！

早年在他无力自保之时，有幸碰上了个只吃“素”不吃“肉”的姚尼！幸免落到妇人的樱口之中！

第二次大危机是岳战与符国夫人，鹬蚌相争！令他幸逃虎口！

第三次是在“四季上人”临死之刻，老和尚认为自己的“舍利子”已碎！生命如朝露，吃了他也是挽救不回生命！

便诱其自动的送去，“栖云寺”，让给四个徒儿享受吧！

事又不巧，首徒东岱和尚不在寺中！

北昆、西崂两僧居然没收拾下他！让他跑了！人算不如天算！

在大漠中险死还生，历尽艰辛为辽人所救！

他也给耶律大石，打下了西辽建国的始基，身在虎狼群中，焉能安枕！

久伏东归之志！有幸不辞而别！幸逃狼吻！

而今身列门户！人已归宗！老门主至诚相待！是可自慰的喜事！

然而——

自身是否就此而安全了呢？他认为未必也！

警惕自己不被人吃了，是他数年来养成的习惯，任何人

***** 天上飞*****

也不能信任，除了自己而外，当然对自己的自保能力，颇有自信！

再者多年的历练与才识，也令他成熟的多了！

对意外之来总能镇定下来，泰然处之！灵芝已与他合而为一，结成一体而不可分了，除非他死去时，又化为尘土为止！

“灵芝”既然通灵，自然有些道行，混于天地之奥秘中，是属人智之又不能解！

他隐隐觉得有份灵慧告知他，感应他，令他心情浮躁不安！

他认为是——酒精在体内做怪之故！

俗言，酒是色之媒，若喝得过量，胯中那支大棒槌会不举。

若是喝得适量，则油助火势，火上加油，能令其性欲高涨，不可歇止！

何况，他与耶律芝华，夫妇数年，这打棒槌之事两人名正言顺，“干”得可勤快着呢！而耶律芝华也相爱至笃！

自别后已近年，一路东归，对此事已断绝多月了！

现在已被酒精诱发出来，他是一个正常之青年，需要甚殷也！

他更是个超人，阴阳不协，如天象之久旱而缺雨！

必待“云雨之来”，始能扑息这把徒然升起的“无名之

***** 塞上飞霜 *****

火”！

达到“阴阳交会”，乾坤合一的境界，才能气顺筋舒！水火相济，心平气和生机勃勃！血脉无损的现象！

但！炉鼎难寻也，何况客居在门户尊长家中，如何可乱来呢！

唯一办法是出去风凉风凉！

或许将心智用在武功上，消耗些体力，转移些灵智，才能化解此“色”心大危！

他站起来恭敬的向老门主道：

“老尊长晚安，门下已有醉意，意欲出去透透气，以解燥热！”

朱儒一怔，又速速点头，呵呵笑道：

“孩子！老夫只管贪饮，没想到你酒力不及！去活动活动也好！”

如是，杨士麟再拜而离席，出了庄门向“千松岭”上飞纵而去！

他要获得一份谧静，一份寒凉，一份孤寂……

杨士麟远去之后，“不倒翁”也站了起来，望着门外，怔然入神，不知他在想些什么，轻撇其唇！

是还想喝呢？还是想再吃一餐！

人心隔肚皮，谁能知道，他究竟想吃甚么佳肴珍物！

别人不知，他的老妻，白银凤给他生了九个孩子！在一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塞上飞霜 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起朝夕不离，焉有不知他老棒槌肚子里有几条回虫之理！

这时已由后进掩至草堂！一顿酒已喝得太多了！

也知道他们喝的是三十年之久的老陈酒，酒性之烈，一杯下肚见风必倒的！

这酒虽然不是什么“春药”，可是，他这老棒槌存着准备年老体衰之时，那棒槌举不起来之刻用来提神助气之用的！

她觉得还相当有效力呢！两人的年差，已由这“酒”来弥补起来了！

平时，他真舍不得多喝，求的是有个细水长流的兴趣！

故而虽老而不衰，那支老棒槌，如今还真管用着呢！

今夜反常，自然，别有用心！那能瞒过她老娘去！

当人老体衰，第一个意念，便是想到“补”，若能补得返老还童，那是谁也不愿拒绝的妙事！

冬去春来燕子又飞回来了！落在旧巢中！

上一次，要朱玉这鬼丫头，三弄两弄的给弄丢了，不知去向！这次可带回来了！

当杨士麟与四个呆和尚在论剑之际，“不倒翁”虽未在现场，又焉有看不到的道理！

以他老的学养，看了他们的拼搏，自信能令人神不知鬼不觉！

这里可是他老住了一生的地盘，只要远远的隐蔽着望一会即可！

塞上飞霜

他得知见识到杨士麟已窥剑术之堂奥，修成之“剑罡”绝学！剑端已出芒！

这已超越他老朽太多了！已不能力敌！

这“菜人”，他一生一世也是个“菜人”，灵气永在，将来怎生死法，不得而知，若是能落入他口中，也非不可能的事！

虎毒不食子，杨士麟不是他的骨血，少门主之位那只是一个组合的继承而已！

唯一令他老不敢造次的是武功，不敢动武便得斗智！

酒中无毒而有补，喝多喝少，各随己意，没人硬灌！不能说是害了你！

他老的心意目的已达到了十之七八了！以后的问题但凭天意来安排了！

酒精已在老家伙体中作祟不已！

不但是下面的棒槌发痒，亢亢然，想吃东西，洗洗澡！便是老嘴巴更发痒，齿白相磨想喝血，吃肉啃骨头！

白银凤飘去他身后，身材高大，得弓背、低首、对她这小老公说悄悄话儿道：

“老没正经，你要我死哟！你死了不打紧，我们全家老少，一个也别想活命！这是杀父之仇孩子们不知究竟，焉能不报！”

“人家不如斩草除根，一了百了，那已是只，长久以来的惊弓之鸟，在那多的江湖群雄大围捕中，熬出来的人！”

***** 塞上飞霜 *****

“你若真有那智才，又何必退守家园呢！快给我死了那条心，平平安安的，让我多伺候你几年才是真的，别的事空想了！”

“不倒翁”听了，酒已醒了一半，有些被吓清醒了些！也悄声答道：

“酒是喝得多一点！不过那也醉不了谁去！喝都喝了，只看造化！”

这是说喝都喝了，看他能否支持得住！若是他口里的点心，上苍赐福，他曾醉倒下来，醉不倒他便是命不该绝！

白银凤也是一怔，她心中不以为然，也无别法可想，别弄得庸人自扰！

关键在那人能不能倒下来，若倒下来沉醉如死！不吃何待？

无论如何自己也有一份的！

等待！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！

而在“不倒翁”心中还另有连环计，在酝酿中，这事能做得天衣无缝！

等待了一个时辰——

也不见杨士麟归来，那么，两个人的心已狂跳起来！

“不倒翁”已坐不住了，患得患失，但不知他是否已醉倒在“听涛亭”上！

他自己要避嫌，当然不能亲自去！

***** 塞上飞霜 *****

去探路的使者他早已选定了，由他的大女儿——朱玉去！

这小鬼当年命她下山找人，她却聪明过头了，给误了大事，连个初出茅庐的小混混也牵不回来，而且能当面错过！

他却那里知道，姑娘见了他那心早就酥了，用了招欲擒故纵的手法！想要这可爱偶儻由内陆来的风流公子，急一急！这一逗他！自我表演一番武功才识！

不知这人是怎么回事，好没耐心！不久就消失了！

几年来每想起来便暗中遗憾不已！他却没有料到她老爹，肚子里另有计较！

她老爹没交待清楚，要她将那只迷途的羔羊牵回来给宰了，一家老少们大伙喝血分肉吃！那么这江湖便是朱家的天下了！

如今已过了四五年了，少女时期的幻梦已破！而他却突然回来了！

显得更英挺不群，威武非凡！正是朝思暮想中的偶像！

这次她再也不敢调皮得过了分寸！抛出一线情丝，要将他网住，投入他那有力的怀抱中，显出那份温柔，有意无意，时时在目中流出来！

这人是知道她的心意的，有所共鸣，灵犀相通！她欣悦无名，有份企待！

而且成了少门主，一家人，爹娘更有这意思，只缺——良

塞上飞霜

媒!

且说两个老人在厅堂上并座,像对石翁仲!一动未动!各自心中波瀾无已!

“时间不早了,让玉儿去看看他究竟怎么了!”

“玉儿早已安憩了!”

“她会去的!真醉了,得背他回来,外岭上风紧,别着了凉,受了风寒!”

这话谁敢说不是老人的一番慈祥心怀呢!

白银凤默默无言,回到后进去了!

不久,有条纤细身影已凌空急驰而去,直扑千松岭上的“听涛亭”!

负责山庄警卫的庄丁们,心明肚亮,大小姐中夜去幽会,新来的少门主去了!

这姑爷的身份是谁也争不去!平心而论,在这边荒之地,附近真没有人能匹配得上,咱们的大小姐、二小姐、三小姐去!

但只大小姐来说吧!已是二十二三了,早该做小妈妈了!

她不急,咱们偷看着,她那大屁股,可真替她急!时刻在丰满中弹跳扭动着,可真能馋得人能将魂也掉了!

他们虽然没眼福看得到实景,可也能想象到,她在股怀送抱的情景!

~~~~~塞上飞霜~~~~~

杨士麟心有所感，酒气上涌，人似流星般的矢射而入“听涛亭”中！

深夜中千山沉沉欲睡，风落万松波涛似浪！听来分外空寂幽冥！

附近绝无生物！他在等待！不能确定是谁！

酒气已攻入丹田，下落虎鞭，其上筋络充血如焚！令人难耐！

他一生之中，只有同耶律芝华，挥动过这支棒槌！如今天人远隔！万重山阻，但不知，那朵花儿，今夜是怎么生流渡良宵！

他可是真想鸳梦重温，投入其中，消解掉这份升起的“阳气”！

他们虽然阴阳调合，恩爱情深，却不敢留下种子，给她蓝田种玉！

时刻都得保持住他“菜人”的身份！

他怕一个不慎，在泡汤之时，被人轻易的给宰了！

人在那当口，便是他有十成似天神般的功力在身，也会刹那间，变成一只大毛毛虫，或者说是一只“人蚕”！

他体中不是可以吐出丝来的大白蚕，却是只灵芝之“蚕”！晶莹剔透！

夜风熠熠！星星眨眼，许是应笑我！

酒力虽已充血，肤胀如裂！但比起在大漠中，烈日照晒